

白崇禧別傳（續完）

謝 康

十七年來壯心未已

白崇禧先生住台北共十七年，從五十六歲至七十三歲，已算是他的晚年了。戎馬餘生，心力交瘁。除担任民選國大代表及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兩種公職外，在中樞不負什麼實際責任的工作。

白崇禧在半退休狀態中，生活比較清閒，有時間讀書、寫字、偕同友人下圍棋、打獵、遊山玩水，教育兒女，享家庭團聚的樂趣。回溯他以往三十多年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屢建奇勳的戰將長材、「戰神」威望（日本人說的。）「小諸葛」的勳名和他底總體戰術，立馬吳山的英雄氣概，這一切的一切，如今彷彿都成為過眼雲烟，雖歷史有記述，但不能詳，也只堪追憶而已。由於，他賦性聰明純厚、智勇兼資，忠愛黨國、尊敬領袖之忱，始終如一。至個人出處，他絕不以得失繫懷；國步艱難，亦不至懷憂喪志，環境雖然相當惡劣，態度則非常悠閑，自得其樂，絕無憂讒畏譏，頹唐消極的心理狀態。對國家民族前途，他是一天也不能忘懷的。

如果我們有機會反攻大陸，我想他可能像馬伏波將軍一般，據鞍矍鑠，馳驅於大陸戰場，作前敵指揮官，把匪軍追奔逐北的。誠看他五十五年二月二日給居留香港的前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的一封信，就可證明他對國事的關心，和還我河山的殷切期望。

函黃旭初知其懷抱

白崇禧先生這封信首先說因李薦廷赴港旅行之便，托他將復興基地生聚教訓，準備反攻大陸的實際情形當面報告。其次論及美國在越戰不能取勝的原因，預料最近越戰可能擴大；若越戰擴大，匪軍可能參戰，屆時美國勢必開闢第二戰場，援助國軍登陸以牽制匪軍。若登陸地點，在南海旁粵桂兩省戰略據點，則兩省民衆，必羣起響應，匪軍繼之倒戈，其他各省亦必聞風景從。接着他並為美國策劃為着結束遠東反共戰爭應有的準備若干點。他認為這是我們反攻大陸的最好機會，盼能促其實現，以瀟雪會稽之恥！

在此信的最後一段，他這樣寫着：

「弟待罪台灣，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

國軍何日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現在國際形勢，確已接近反攻時機，屆時我總統 蔣公必統三軍，揮戈北指，取彼凶殘也。閒居無聊，以個人構想，拉雜書此，以代面談，真所謂紙上談兵，不值故人一笑也。……」

我們讀這段文字，已可知作者年雖老邁，而愛國家愛同胞的熱誠，仍如往昔。在同一年寫的另外一篇文章，題名「國父與廣西。」是為着紀念國父百年誕辰而作的。（刊登在 國父百年紀念論文集）文內歷述 國父與廣西的關係：略謂自民十討伐陸榮廷後 國父在桂林組織大本營，部署北伐，雖然未成功，但已留給廣西民衆深刻印象。民十三年白氏曾晉謁 國父於廣州，獻統一兩廣方策，受命為廣西討賊軍參謀長，並囑咐他「回桂建立革命事業，並將三民主義帶回廣西作為革命武器。」期望非常殷切。其後廣西全省統一於革命旗幟之下，然後協助國民政府平定廣東南路。於是兩廣俱完成統一，奠定了十五年北伐勝利的基礎。以後廣西方面以第七軍參加北伐，

白崇禧受命為總司令部參謀長，在總司令 蔣公領導下，三年之內，北伐成功，可告慰 國父在天之靈云云。

這篇富有歷史價值的紀念性文章，是白氏親身經歷的黨史和國史中一頁重要文獻。也是他逝世前所發表的最後一篇文字和很有意義的著作。

白氏雖不以著作名家，但也有不少遺著，除自傳未印行外，有「三自三寓政策」、「國民兵之建設教育」、「軍事抗戰與政治抗戰」、「全面戰爭與全面戰術」（即「總體戰」）、「軍事戰與經濟戰」、「游擊戰綱要」、「抗戰中敵我戰法之演變」、「現代陸軍軍事教育之趨勢」、「中國回教與世界回教」等九種。另口述「回憶錄」一種，現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此外，在兼任軍委會軍訓部長時，曾主持脩訂各兵科典範令計四十六種，以作各軍校軍事教育之用。

對李宗仁公私分明

健生先生平日服膺 總理以服務為目的的人生觀，無論擔任軍職、官職、民意代表或民眾團體的名譽公職，都要盡心盡力，把應做的事情辦好。例如他當選為桂林的區域國大代表，從三十七年在南京開第一次大會起，他每次都參加開會，並當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在議壇上獻替甚多。直至五十五年他參加台北中山堂國大第四次會議後半年餘逝世為止，從不放鬆他做為一名國大代表的責任。筆者忝為代表之一，深知道全體廣西籍代表都是以此仰望於他的。他不獨忠於職守，而且公私分明，例如三十七年選舉副總統時，

白先生和我們都投給李宗仁神聖的一票；幫助他競選成功。但後來不久，李奉命做代總統，却有始無終，棄職赴美，最後他受了共匪誘惑，投奔鐵幕，背叛黨國，實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白先生和李的私交很厚，關係很深，曾是長期共患難的朋友，（世人常將李、白聯在一起說，但白對李出國後的狂悖言論和行為，感覺得痛心疾首，不惜與李絕交，而公開加以譴責。他這種嚴正的態度，剛毅的精神，很受港、台各地廣西同鄉的敬佩而引起共鳴，一致對李宗仁加以聲討。）筆者曾於四十三年國大第二次會議時從葡屬帝文來電報建議罷免李的副總統。並於五十三年春在香港「中國評論」上發表「討李」的檄文，和白先生的見解大致是相同的。這些正誼的呼聲，我們希望好像孔子作春秋一般，能發生使亂臣賊子懼的宣傳力量！

總統選舉法的貢獻

提到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筆者還很清楚的記得第一次會議大選的情形。由於大會開幕後選舉主席團時秩序並不太好，因為那時僅由會場幹事於進行選舉以前將不記名的選舉票散發在代表們的座位上，然後由他們寫出自己心中所想選的代表，投入票櫃裏面，似乎別無其他稽核的辦法。這樣，就有「混水摸魚」的可能了。我覺得如果選舉副總統也照這個辦法，萬一鬧出糾紛，怎麼辦？於是在大選前三天，我和白先生商量，決定由我在他的寓所草擬「總統副總統選舉法」草案，請各同仁副署，湊足法定人數，交由白

先生任主席團提出，（因為他是主席團主席之一）經主席團接納，認為可行，即提出全體大會正式通過施行。結果選舉秩序非常良好，為中外人士所一致稱譽，這個選舉法，一直沿用到去年國大第六次會議正副總統的選舉。這是我回憶所及和白先生合作成功的一件重要事，認為在他的傳記裏應該提及的。

白先生是虔誠的回教信徒，他對於中國回教團體的貢獻，是相當悠久而偉大的。自民國二十六年他當選為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後，連任了二十餘年之久。他曾揭發與教建國的目標，建立全國性的回教組織，加強團結，革新教務，使我國回教復興，並且時常鼓勵回教青年從軍報國；對於回教國家，經常展開國民外交的工作，保持回教國際的聯繫，這也可說是他對宗教對國家的貢獻吧！

白馬兩家良緣經過

白崇禧夫人馬佩璋女士是桂林美人，是良妻，也是賢母，這是和自家稍有來往的人所一致推崇的。佩璋女士誕生於一個詩禮之家，當她在桂林女子師範肄業時，亭亭玉立，秀外慧中，好學不倦。因此每學期的操行及學業成績，俱列前茅，尤為鄉里所稱譽。這時代正當民國初年，五四運動前後，桂林尚無大學，只有法政專門學校、省立第三中學及女子師範學校。青年男女社交風氣未開，當事人猶未能自由選擇配偶。佩璋小姐在校，既以品學才貌兼優著名，於是央媒來說合的很多。但因她的父親馬維祺先生擇婿甚嚴，

加以非教門不通婚的回教規例限制，真正合於準女婿候選資格的人，就幾於絕無僅有了。恰巧白健生先生的祖居就在馬維琪先生的鄰村，而又是同教中人，白在保定軍校第三期畢業時，已嶄然露頭角，這一個志大才高的英俊青年，早為馬維琪先生所賞識。而白、馬兩家，原來早已有通家之誼。兩家家長，於是彼此同意，締結了他們兒女的良緣，舉行訂婚之禮。但由於健生先生身隸軍籍，同時因奉 國父命賦以討伐軍閥，平定廣西的任務。自忖「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乃將婚事延期，遲至民國十四年春擊敗沈鴻英收復桂林之後，奉家長命，始正式完婚。這時佩璋女士二十二歲，白先生三十二歲，結婚後伉儷之情甚篤，宜室宜家，有舉案齊眉，互敬互愛的良好生活。

婦德母教型儀足式

據故于院長右任先生的「白母馬夫人墓碑」所說：

「……結婚之後相敬如賓，歷時三十七年，國步艱難，不遑寧處。健生將軍初則戡定廣西內部，肅清軍閥餘孽；繼而參加北伐，直搗幽燕；旌旗所指，迭奏膚功。尤以八年抗戰，爭取勝利。每遇戰局艱危，夫人必多方鼓勵，善為安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退處台灣，與敵隔海對峙。當時國際形勢，於我不利。夫人毅然攜同兒女，由港來台。平生脩齊，類多淑德懿行。最注重兒女學業，不容曠廢；如有過失，惟諄諄誥誡。健生將

軍既無內顧之憂，而兒女成行，亦復砥礪切磋，比肩競爽，要皆夫人積德累行，有以致之。……子女十人：長女先智、次先慧、先明；子先道、先德、先誠、先忠、先勇、先剛、先敬。……」

又據健生將軍自述：

「與夫人結婚三十七年，子女十人，提攜撫抱，以教以育，備極劬勞。今則進德脩業，均有所成……夫人對子女教育，至為重視，無論家中任何喜慶，概不許請假，免致荒廢學業。如有過失，則諄諄誥誡，予以啓迪。……」

從上面兩段文字看來，可知白夫人馬佩璋女士相夫教子的賢勞，由女教到母教的成功，她使得「白將軍無內顧之憂」兒女成羣，以教以養，都由她以母親而兼父責。至於丈夫處境艱難之時，她更善為安慰，數十年如一日。這真是一個典型的中華女性。我因此聯想到人的一生，無論男女，都要各盡所能，分工合作，以期對家庭、對社會或對國家有所貢獻，才不致作寄生蟲，枉生一世。女人未嫁為女，出嫁為婦，生子為母。她的一生首先必須善盡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才合於做人的道理。古代所謂「三從四德」，現在由於時代的不同，往往為「時髦青年」所詬病。尤其是五四運動後這六十年來，許多自命為跟上時代潮流的人物，特別是所謂「新女性主義」者之流，她們（或他們）不獨標榜男女平等，而且更進一步，一切要以女性為中心，女人地位要超越於男子。站在個人自由主義唯我獨尊

的立場，主婦們不理家務、不必入廚房，或者夫婦共同下廚操作，或者家中乾脆不必開伙食，或者烹飪工作，完全交由女傭去做，否則寧願上館子、打游擊、喫零食。生兒育女最多兩個恰恰好，能越少，就更妙。因此胡適博士主張不要兒子的「無後主義」，也有不少人贊成。兒女教育當然不必注意講求，因為他們都主張實行自由放任主義。關於婚姻的結合，事前要把許多時間，消磨在交際、追求、出遊及談愛上面，患得患失，營營擾擾。到了結婚以後，雙方愛情的熱度已經逐漸冷卻，一般小家庭能有幸福者，似不及兩口子隨時在吵鬧，發生冷戰熱戰者之多。夫婦間的趣劇鬧劇，甚至鬧婚變（離婚或分居）的悲劇，亦時有所聞。在美國某一年的統計，結婚和離婚兩者的人數，正好相等，家庭組織的不穩固，由此可知。由於家庭破裂給與未成年兒女的不良影響，少年犯罪日漸加多，這都是現代個人主義、自由放任主義和新女性主義思想過度發達後所可能產生的惡果。

鑑於所謂現代化小家庭可能發生的許多缺點，回溯我中華民族偉大的傳統女性，她們是心安理得，遵守着固有的禮教和婦德，為前輩（父母、祖父母）、為丈夫、為子女、為孫子或外孫，竭盡自己的能力，以服務為人生的目的。她們不知道有享受，不知道有榮辱，默默地一生工作到老；世俗的虛名，身後的褒揚，從來不曾放在心上。她們的一生「只知負責無輕重，最恥言酬計短長。」這種犧牲奉獻的精神，豈是時下的新女性所能辦得到的嗎？！

無意榮華內秉忠貞

從這些方面看來：白夫人馬佩璋女士的精神應該是不朽的，值得現代中國女青年們學習。此外她還有一種精神，由於她賦性恬淡，公私分明。在抗戰初期，蔣夫人聘她為廣西省婦女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中國同教協會，推舉她為理事；抗戰勝利後同教同胞及桂林市民又一致推選她為國民大會代表，她都婉言懇辭未就，而寧願做一個單純的家庭主婦以終其身。她這種不慕榮名的襟懷，已超越於尋常女人的心理之上了。而當大陸淪陷，韓戰未發之前，台灣人心惶惶，許多逃抵香港的反共人士，都認為中華民族已到了花果飄零的時候，台灣未必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正在這個危疑震撼的時候，白夫人竟毅然率同兒女由香港來台北定居。健生先生認為由於她「平日脩養有素，乃能屹立不搖，從容中道」。這種對丈夫安危與共，尤其是對國家忠貞不二的精神，也非尋常婦道家所能做到。實際上白夫人的淑德懿行，教子有方，母儀素著，使兒女輩皆能成材，處豐履厚而能以儉約持家對丈夫的敬愛數十年如一日，事奉老年家姑非常孝順，真可謂傳統女性中的楷模了。

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四日白夫人以高血壓症急劇惡化，卒於台北某醫院，享年五十九歲，遺體安葬於市郊六張犁同教公墓。按照同教規矩，亡者四十天內，家屬須於每日清晨到墓前誦經祈禱。健生先生以六十九歲的高齡，遽抱斷絃之痛，情何以堪？但他每日必躬率兒輩準時前往唸經

，風雨無阻，從未間斷。他篤於夫婦之道如此，見者都有同情心而為之動容，弔喪者更為他所感動而流出一掬哀傷的淚水。古語有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又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健生先生對他的夫人之喪，如此的盡情盡禮，大家認為是很難得的。據白夫人榮哀錄所載：追悼的文字很多，其中何敬之（應欽）先生的輓聯可為代表，聯語說：「夫子為邦國宣猷，梁案相莊，元詩興悼；階庭看芝蘭競秀，杯捲垂澤，圖頌流芳。」這副聯語很得體，也頗恰切，所用典故：「梁案」是孟光對梁鴻舉案齊眉，互相敬愛。「元詩」指元稹喪妻所作的悼亡詩。「階庭」句用謝安的話，言家庭中兒女各成材。「圖頌」句用古列女傳圖形像事。「杯捲」指母親死後，她遺下的口澤，語見禮記內則篇。

據熟悉健生先生晚年生活的朋友告訴我：他自從白夫人亡故後，精神似不如前，有時好像茫然如有所失，在那裏尋尋覓覓的模樣。真是——

「春風隨上新寒食，夜雨堂前舊鏡台；空幃蕭索秋風響，生死無端事總乖！」

暮年驟失老伴，是一件最悲傷的事，比較青壯年時喪偶，更令人難受。但此種淒涼日子，健生先生終於支持了四個週年，然後逝世。

國大會後將星殞落

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廿二日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第四次大會選舉總統後閉幕典禮前兩日選舉第四任副總統，上午舉行投票後，時間已近正午，

廣西籍國大代表三十餘人，照例每次大會，都有聯誼聚餐，這次依例舉行餐會，是日天氣和暖，健生先生和我都出席參加。他因為當選大會主席團主席，工作比較辛苦，臉上稍露出一點倦容，但體健如恆，精神尚好。（據醫師檢查，他身體正常，沒有什麼毛病）我因為在東海大學任教，會後必須即返台中，不能像住在台北的朋友們常有機會和他見面，但亦不料這一次竟是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聚首。回憶在聚餐時因為他是本省籍國大聯誼會主席，首先由他發言，他致詞的大意說：時光流轉，來到台灣居住，不覺已十七年了，歲月不饒人，經過這十七年，國大同仁多已由中年進入半老，在大陸親友消息隔絕，存亡莫卜，在台灣去世的也不少了。想念起來，真令人痛心！（這時候他的表情，頗有曹子桓既慟逝者，行自念也」的感慨）希望新選出的老總統 蔣公領導我們，早日打回老家去，光復我們的大陸。現在請大家舉杯恭祝 總統連任及嚴副總統當選，並預祝國家前途光明勝利！」在大家乾杯坐下之後，我起立發言，我說：「聽到健公的話，真令人發生感慨。但廣西人是以「沒有怕」（梧州話「冇冇怕」）的大無畏精神著名的。自太平天國以來歷經北伐、抗戰、剿共等多次戰役，都表現出廣西的革命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戰鬥勇氣。如今國步艱難，國仇未復，我們的家鄉，仍淪於匪窟，我希望繼續發揚這種戰鬥精神，如健公所說的在中央領導下，打回大陸，還我河山。健公剛才說我們許多人已由中年步入老年之域，但是他最近經由醫生檢查身體，十分健康，我因此非常

高興，大家看他不是像伏波將軍一般地據鞍矍鑠，老當益壯嗎？如果按照張岳軍先生所說：「人生七十開始。」那麼，健公今年還不到幼稚園的年齡，哪能說老！我竭誠希望健公繼續發揚革命軍人的精神，隨時指導我們努力於推行憲政的研討和反共復國的工作，我想這在健公是義不容辭的吧？」我的話說完時博得一片掌聲，健公好像也在含笑點頭。

在往後的半年多時間，我留在台中大度山，因功課和寫作忙碌，很少北上的機會，同鄉之間，也缺少聯絡。不意於是年十二月三日早晨閱報時，始獲悉一代名將白健生先生於昨日清晨七時在台北市松江路一二七號寓所無疾而終的噩耗，據說他死後的遺容，和生前完全相同，只是長眠不醒罷了。一說是他的心臟旁冠狀動脈阻塞所致，另一說由於他所喫的補藥過多，火氣攻心，不知孰是。

依常識推測，以他體格的健壯（惟晚年血壓稍高一點），和現代醫藥的進步，絕不應只活到七十三歲這個現代人平均的年齡（就台灣地區而言）而已。在他本人的意識中也沒想到他去世得這麼快，所以，他和楊森將軍曾經約定於兩天後一同上山去打獵。並且他還預定在二號那天上午九時前往高雄參加楠梓加工區的落成典禮，因此他的參謀吳祖棠一大清早就到他家裏催請，詎知久等不見他起床，經由他家人敲房門探詢，才發現他的情況有異，乃延請醫生到來急診，但已回生乏術，藥石無靈。一代戰略名家小諸葛，一命歸天，非人力所能挽救了。

本省耆宿四首輓詩

當年白上將軍的喪事主辦單位為國防部，下葬時，則用同教儀式；節終之典，備極哀榮。摘錄輓詩四首，以見一斑：

林佛國輓故台灣宣慰使白健生上將詩云：

將略公所長，世稱小諸葛。赫赫著勳名，黨國並宣達。

奉命宣慰來，處變多全活。台民感恩深，報効且未撮。

公後家南移，一見肝胆豁。中原方大亂，公應起扶掖。

聞公無疾終，豈天別解脫？嗚乎公逝矣？大陸萬里闊。

殯館靈堂安，大葬禮隆重。總統親弔祭，軫念助獻壯。

副座諸官紳，都在靈堂上。公祭極肅穆，含哀見卿相。

子女俱奔喪，部曲盡供帳。發引望公墓，沿途萬民仰。

嗚呼公作大旱霖！蒼生不能忘。

林杏蓀輓詩云：

上將聲威比諸葛，長留青史紀殊功。

曾聞偉績收河朔，又見仁風播海東。

善政永為八桂範，大名久已萬方崇。

武侯遺愛千秋在，更有兒童繼譽隆。

張晴川悼白上將健生先生詩云：

胡塵遍地正橫行，遺恨未曾復兩京。

八桂名揚嚴紀律，七鯤星隕失干城。

位膺上將猶勤學，功蓋中原善治兵。

二月年逢二八，三台父老感先生。

江紫元弔健生將軍詩云：

月明華表鶴歸忙，憑弔將軍痛國傷。

韜略威欽小諸葛，英靈永護古台陽。

剗餘綏靖功長耀，救盡無辜事不忘。

知否故園諸義士，暗揮熱淚寫哀章。

以上四詩俱為台灣籍詩人所作，他們都寫到「二二八」事變後，健公宣慰台灣的德政，很令人感念。李健興先生除輓詩外另致送輓聯一副，以文長不錄，錄其警句云：

千萬家一時生佛，士君子有口皆碑！

從輓聯談知人論世

「榮哀錄」中聯語甚多，真是琳瑯滿目，下面只選錄我所愛讀的幾首。

黃雪邨先生輓聯云：

起山水甲天下之鄉，百戰殊勳，世論同欽堅晚節。

正國族待中興之會，一棺賡志，天留遺恨與英雄。

何孝元教授輓聯云：

憶昔開府華中，三千里羽檄軍書，翊贊機宜，

每以庸言蒙採納。

晚歲閒居海上，十七載憂時撫事，磨礪掌故，時從嘉誨勵平生。

邵鏡人教授輓聯云：

百戰歷艱辛，大業終為天下重。
十年甘澹泊，苦心留繫後人思。

葉公超博士輓聯云：

廊廟足千秋，決勝運籌，獨恨黃巾猶未滅。
漢賊不兩立，孤忠大義，豈容青史盡成灰。

阮毅成先生輓聯云：

初仰威儀在四十年前，百戰著奇勳，立馬西朔猶有約。

每親笑語於八千里外，片言憑定策，論兵南嶽最難忘。

聯語為中國文學特色之一，輓聯中的佳作，兼具文學、歷史、及應用的價值。這六十年來，雖備受白話文學提倡者的攻擊，但在自由中國，至今仍保持其傳統的地位，惜因白話文興，舊文學逐漸式微，能作佳聯的人，已多歸道山，也許再過百數十年，廣陵散從茲絕響，亦未可知。果真如此，那又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一個厄運了。右列五聯，俱為文人學者所作，可讀性甚高，除贊揚白健公外，兼有鼓勵忠貞之意義。

孔子說詩以為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詩經中的諷刺詩很多。所謂「小雅怨誹而不亂。」就是詩可以怨的意思。對聯是詩體的變

形，應該是可以怨的。白健公自三十八年華中撤退，解除兵符來台定居以後，一種憂讒畏譏的心情，有時不免形於詞色。可知他的處境是頗為艱難的。今按「榮哀錄」所收的七百副輓聯當中，合於可以「興、觀、羣」三項標準的很多，而可以「怨」者，則絕無僅有，從這裏亦可看出我國人平日注重慎言及溫柔敦厚的了。惟沈鴻烈將軍輓白先生一聯有「文淵遽逝有同悲」之句，則以馬援晚年處境比喻白氏。又朱玖瑩先生聯云：

「遭時難合轍，始終無間即完人！」

言外之意，頗為明顯。我的朋友名記者黃麗飛兄認為這是不避忌諱的寫實筆法。（見所著觀人誌）

尊師念舊不無偏失

健生先生幼時，在他村旁三里路遠的會仙墟上，有一間鄉村式的小學堂，是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所創辦的，這就是他小學時代的母校，有一位老師，是創辦人之一，名叫李任仁，號重毅（花名「李麻子」）廣西優級師範畢業，會仙墟人。健生每天走路上学，放學後又走路回家，風雨無阻。這位李老師看見這小孩子聰穎好學，十分可愛，認為是可造之材。於是減免他的學費，以資鼓勵。兩三年後並勸他轉學桂林陸軍小學，以後由陸小升武昌陸軍預備學校，再升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帶兵打仗，步步高陞，對這位小學時代的老師，他總不忘照顧。見面時都稱他「老師」或「重老」頗有尊師念舊之誼。民十五年，白出發前方，我和李重毅，同時做中學校長

，李是省立第三中學（在桂林），我是省立第四中學（在柳州）。民十六年，我到南寧擔任廣西清黨委員會書記長時，查出李與共黨分子秘密勾結，曾有密電要本會的桂林區特別員黃某捉拿他，不意風聲走漏，竟然被他逃脫。他一逃就逃到漢口李宗仁的幕下，他所以得到李宗仁的收容，也是白介紹的。李和白在當時，聽他一面之詞，說是他在廣西受「黃紹竑派」的壓迫，只有到前方來効力，才可以得到安全和自由。李、白當時並不查明他和共黨有勾結。還以為他受人誣告，是冤枉的。廣西清黨工作，在十六年年底以前辦理結束，也沒有人過問李重毅的往事了。十七年我出國到巴黎留學。十九年李、白再度統一廣西。黃旭初當了省政府主席。由於白的建議，乃以李重毅為教育廳長兼國民黨幹部訓練班教育長。抗戰開始後一年，改任省臨時參議會議長，一直連任七屆，並兼國民黨中央委員，他的官運亨通，在廣西成為「老師派」的領導人物。據說都是由於白對他栽培的結果。（有一個時期，省黨部由他暗中操縱。省教育會選他做會長。廣西建設研究會實際上是向他主持的）。二十九年我回桂林，主持廣西教育研究所時，黃旭初主席聘他為委員之一，但我並不賣他的賬。建設研究會出雜誌雖請我寫稿，我並不參加該會的實際工作。抗戰期間，桂林號稱文化城，李在文化界頗有勢力。三十五年廣西省參議會正式成立，李任仁很想當議長，由於議會中國民黨忠貞同志團結起來，使他無法當選，大會正式選出陳錫珣同志為議長，又被他們挑剔搗亂，而無法就職行使職權。

這個選舉議長糾紛，一共開了將近三個月（此事我已另文敘述）。最後由李任仁透過省政府中左傾分子的關係密電白健生（時任國防部長）回省調處。白於是年八月回桂後勸李與陳（錫珪）都不要當議長，而另選他人。這次選舉結果，議長由蔣繼伊（李派的）担任，副議長由岑永杰當選（陳派的）。表面上好像平分秋色，實則李派佔了勝利，這是白尊重「李重老」的又一證明。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亞里斯多德說：「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李任仁在清黨時既是通緝有案的逃犯，其後又以國民黨中央委員身份，利用教育廳長職權，引用共黨分子來廣西活動，滲透入教育界和基層組織，已潛伏了一種禍根。

其後民國三十八年十月，白率華中勁旅退入廣西境內之後，其中大部分即潰不成軍，到底是什麼緣故？有人說是官兵思家念切，或請假，或逃亡之故。其實在李任仁掩護之下，基層組織受共謀滲透，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呢？

力挽湘局孤身涉險

程潛和唐生智都是不甘寂寞的投機分子，我在本誌上期提到白崇禧和程潛在湖南省議會鬥法的一幕，在這一幕以前，李品仙將軍於五月一日赴桂林就綏靖主任職時路經長沙，也力勸程潛不要輕舉妄動，希望他多和武漢白健生長官部聯絡，確保兩湖兩廣和大西南。據「李品仙回憶錄」

所說：程原是準備與陳明仁於五月中旬上演逆醜劇的。經李鄭重的剖析利害之後，程有所顧慮，才將逆的舉動，延遲了兩個多月。

實際上白對程潛的思想行動非常注意，李品仙在長沙會見程潛，可能也是白的主意。在李到長沙之前，一個多月，程潛意志動搖，已為白所聞

悉，白於是決定親赴長沙，觀察動靜，並對程進行說服的工作，以堅定其效忠黨國的信念。這時白的助手，華中副長官徐祖貽（無錫人）建議先調動一師兵力，駐進長沙郊外，以保白長官此行的安全。但白氏責任心重，以為事不宜遲，決心冒險飛往長沙與程潛、陳明仁及唐生智等會晤。當時軍用飛機載重有限。僅率衛士十六人隨行，抵步後派衛士十名守護座機，餘六人中以四名守衛在長沙的臨時駐節處。另兩名跟隨白氏身邊。輕車簡從，鎮定自如地訪晤程潛及陳明仁、唐生智等，苦口婆心地極力向他們勸說，談話時彼此都很有禮貌，程潛等似乎受了感動，表示接受白的意見。白氏在長沙停留一天，然後飛回漢口。

據事後獲悉，當林彪知道白到長沙的消息，曾密令共謀李明灝希望陳明仁（他是一個兵團司令兼湖南省主席）拘捕白氏。但陳懾服於白的威望，不敢有所舉動。但也可說差不多等於「郭子儀單騎見回紇」了！

青樹坪上化妝作戰

華中軍政長官所屬的部隊，以廣西子弟為多。其中張淦所帶的第三兵團，官兵幾全屬廣西人。原係由北伐時第七軍逐漸擴編而成的。對剿共作戰頗有經驗，為共匪所畏懼。在皖鄂一帶作戰時，我軍擄獲匪軍的作戰文件，發現匪軍高級指揮部，有「逢張不戰」的指示。因此匪軍每遇「張淦兵團」所部，即退避三舍，儘量避免交鋒。三十八年八月初旬，程潛、陳明仁叛變，華中剿總部隊，乃自衡陽南移，黃杰司令在芷江就湖南



台兒莊大捷時（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蔣委員長與白崇禧合影。

省府主席之職。白長官崇禧，為穩定湖南局勢，乃密令第三兵團將一部份部隊穿着湖南地方軍隊的制服，冒充湖南團勇（即民兵）。吸引匪軍前來作戰，匪軍林彪所部第三十八軍不虞有詐，在湘西青樹坪地方，與國軍接戰結果喫了一個敗仗，乃暫停前進，小諸葛的足智多謀這是又一次表現。

對諾蘭等預言世局

湘西青樹坪戰役獲勝後，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參議員諾蘭及周錦朝（華裔）來華訪問，並會晤白崇禧，加以慰勉。他們曾問及白氏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不會爆發？白肯定說據他判斷，大戰不會爆發，小戰在所不免。他們說：「什麼理由？」白說：尚有第三次大戰，勝負之數，決定於最初那幾分鐘的核子戰爭，現在美國的原子彈不多，蘇俄將來在軍火製造上可能趕上美國。兩大強國勢力敵，誰都無必勝的把握，加以核武器殺傷太利害，使對方遭到毀滅，所以雙方都不敢發動大戰。但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必然繼中國大陸戰爭之後，繼續侵略弱小國家，因此小戰必不能免。美國今日為自由民主國家的領袖，希望美國當局和國會議員，要格外提高警覺，不要再上俄共和中共的當才好。他們對於白氏的判斷都認為是正確的，並表示敬佩之意。

周錦朝因為有不少親友在港、澳，所以很關心這兩個地區的前途，於是問白氏對港澳安危問題，有何意見，白說：據他看星加坡被中共佔領以前，港澳沒有危險。因為他要利用這兩個國際貿易的港口，作為轉運站，推銷他的貨物和他

所製造的毒品，並接收僑匯，他若在囊括東南亞各地區以前，即先佔領港澳，對他是不利的，上海既變成死港難道他又要把香港侵佔，使它變成「上海第二」嗎？白氏在三十年前對香港前途的看法，現在證明他的判斷，也是正確的。（以上三則，係國大代表黃啓武兄口述）

譚延闓贈白崇禧聯

民國十六年龍潭之役，白崇禧勞苦功高，代理國府主席蔡元培，予以紀功嘉勉。名書法家行政院長譚延闓特手書一聯語，並加裝璜後贈與白氏。聯云：

「指揮能事迴天地，

編輯報告

(二)

編者

△報章雜誌記述黨國元老胡先生漢民生平事蹟的文章頗多，但有系統的介紹胡先生教育思想的篇章則不多見，總統府前秘書長鄭彥棻教授特為本誌讀者寫「胡漢民先生的教育思想」介紹胡先生在教育上的名言偉論，字字珠璣，對於教育人員青年學者為人處世之道最富教育意義與啟發性，值得一讀再讀。

△旅美名作家吳蘭女士繼「彩虹夢」長篇之後，續為本誌撰寫「友情王國」，以旅美見聞訪問所得有關近代人物掌故傳記軼聞為主要題材，本期「辛亥漢口之役炸彈隊長凌鉞」即係吳女士所寫「友情王國」第一篇，敬請讀者注意。

△史學家王覺源教授在對日抗戰時期，曾參與處理黨派工作，對抗戰時期黨派趨起，千奇百怪，誤人誤國的事實，知之甚詳，頃應本誌之請，特撰「中國民主同盟內幕」對民盟的

學語小兒識姓名。」

白氏對於譚公之褒獎語，引為莫大光榮，時常將它懸掛於廳堂上，朝夕瞻對，以作紀念，對於譚公因此更加深知遇之感，文字的魔力大矣哉！

白氏記憶力強，年少時熟讀左氏春秋，至老猶能背誦。學顏魯公書法，亦得其神髓。我們試看他於六十九歲時所寫的「敬悼先室馬佩璋夫人」碑刻，即可證明他的書法，已升入魯公之堂室了。魯公嘗謂：「書以人品為上，若人品污下，縱神於用筆，而無氣骨，此非深於學書者不能知也。」白氏的書法筆力遒勁，我以為和他的人格之剛強正直是不可分的。

成立，受制中共，成為中共利用的工具，有識之士退出民盟，以及當年一些直迷不誤的所謂民主人士，甘為中共尾巴，替中共搖旗吶喊，自誤誤國，作嚴正的揭發，是一篇極有史料價值的佳作。

△本誌讀者余青先生寄來一篇扣人心弦，往事歷歷如繪的「宋教仁被刺秘聞」，對於先烈宋教仁先生被袁世凱賄買兇手刺殺後，全案迅速偵破，兇手被擒經過，曲折離奇，寫得異常生動。

△許正直教授的「許世英與國是會議」，記述許世英先生對袁世凱部下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的評價以及奔走國是會議的經過，生動翔實，雖然國是會議後來變成了段祺瑞包辦的「善後會議」，對於國家建設並無貢獻，但許世英最初奔走勸說的動機，還是很純良而值得讚許的。